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七十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七十五

宋 吕祖謙 編

贊

擬富民侯傳贊

張詠

漢武晚年以丞相為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導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噫大樸未散民命在天風教既闢民命在賢賢不可黷黷之非賢先王仁孝以

辯之民不可擾擾之生獘先王簡儉以御之粤自桀作瑶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獘所謂上闊其欲而下散其朿四人桓桓去勞就安百途鑿鑿彫僞散樸哀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斑白不得息雅齒而趨驅焦勞力竭而饑凍繼之浮民姦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之故謂令德日埋窮兵亦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獘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誰拯之歟漢洗秦獘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

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鄉切磨三代加於
武皇事威窮侈四十年閒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
為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昌
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末
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篙未若五尺之
纜之要也療已獘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
也嗚呼末塗未塞本獘不正欲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
漢雜霸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榮富民

之號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矯之贊曰
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
富之名稀所稱焉三代之季四人亂倫百迹競新蚩蚩
餓叱無階休存之遂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
間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杜甫贊　　狄遵度

先生甫名其字子美其祖審言當景龍際以詩自名高
視一世殆子美生其作愈偉少而不羈跌宕徙倚大章

短篇純乎首尾詩派之别源遠乎哉波流汯汯乃自我
回蹲崑崙顛足亂四溟硯縷蛤蟹拘致鯤鯨蚝蜒委瑣
巨細雜并一啜則已不圖其羸横放直出詭色互端排
蕩摧戞措齒不安鬼求於陰神索於陽鈎搜錯莫色沮
氣傷閃形撇影隱露藏蔽殫變極態惟厥所指吾方蹬
踞初不用意沃粹醇源植根塊土貫赫胥庭盤燧人圃
經亘聯屬百億萬古芬釀雜襲纖細委墜哺啜蹈藉犀
稚走死嗚呼子美之述吾能誦之子美之意吾能知之

其所未聞其所未知蓋未得其云為

西漢三名儒贊　　劉敞

余讀西漢受董仲舒劉向揚雄之為人慕之然仲舒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鑄偽黄金亦減死論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死皆背於聖人之道惑於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與然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為三賛以自覽焉

仲舒先覺承秦絶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秋大

義以修旁及五經博哉優優世莫能庸黜相諸侯仁義所漸易剛以柔茫茫大道在昔聖考蓋有不聞奚究奚討主父掎之步舒詭之嗟若先王有以啓之懲違告休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遒嗟爾君子克遵厥猷子政翼翼簡易正直博覽百家以克其德黄金之僞智由信惑䖍䖍邪世身居困阨不為俗儒茍取拘拘略其威儀忠質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仁賢哉巳夫雖不三事其文實章以迄于今日月之光嗟我後人

庶幾不忘

子雲清虚自有大度非聖不覯恥為章句擬放六經其文孔明隱隱訟訟實為雷霆世三不遷知命理神胡為投閣劇秦美新君子之缺衆儒有言蓋天紀之亦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邀利或徇耳目得之弗愧嗟爾君子能勿此畏

河間獻王贊　　司馬光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

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術仁聖者謂之妖妄必薙滅先聖之道響絶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扃巖鐍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録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厥厥其不息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為帝子幼為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宫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裒斂聚猾僭逆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

為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為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六藝其遂曀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侈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

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尊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頌宫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逺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無為贊　　司馬光

為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迂叟以為不然作無為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為者敗之不如自然

晉蔡謨贊　　王回

晉自武帝酒色無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侈而王愷石崇尤甚愷使美人行酒勸客飲不盡輒殺美人崇常夜飲諸少年酒裴綽乘醉竊卧崇妾中明旦裴家遣車迎綽綽上車馳去崇聞大怒立殺數妾將訟綽於朝綽兄楷書請綽曰吾弟酒狂海内足知足下飲以狂藥而

反責之禮邪崇方慕揩欲交之亦憚其辭直乃止其後渡江諸君家往往猶襲故態紀瞻為尚書置酒請王導等觀妓瞻愛妾能歌新聲左僕射護軍周顗乗酒於衆中挑之而不得有司劾顗荒酒失儀元帝特詔宥焉是時在位蓋不以淫醟為貶如此蔡謨獨好禮自勑嘗詣丞相導導方作伎設牀席謨不悅而去導亦不留客也謨曾孫廓廓子興宗仍以好禮自勑達於朝雖時淫暴不敢稍侵媟之人稱其家風云贊曰

古者牀策之言不踰閫而賔主燕享所以觀禮樂講仁義也烏有男女亡辨晝夜荒盤羣於禽獸而反以為樂與此屠餘所以知中山之亡夫永嘉之亂又驗矣而渡江君臣猶不知以此相儆豈以風俗之敗非召亂之著者邪嗚呼迷哉而蔡氏出於其門獨能世學好禮達而不汙君子哉

嵇紹贊　　王回

世皆以嵇紹死得其所褒之子固愛其人行於亂世不

汙而能卒以忠為烈非其積累明於仁義孰能自信如此耶吾獨怪康與晉實比為魏臣其誅也豈犯有司特晉方謀篡魏忌其賢而見圖故康誅而魏亦自亡若紹可為兼父與君之仇者也力不能報猶且避之天下顧臣其子孫而為之死豈不謬哉

畫贊　李泰伯

工有圖貴人之像者予哀其賢而無所遂也為之辭云道之可行君子乃出行而無成君子之疾位以名得名

以位失古人丘壑豈徒自逸嗚呼

九馬圖贊　　蘇軾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拳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為幾日筋骨腱圖至三萬匹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鹽挽磨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為至駁其一毛棄我千里號齧是乘脂

爞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永歎

二踈圖贊　　蘇軾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燮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凛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淚一作下沾襟

偃松屏贊　　蘇軾

予為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為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

而不瘁信殖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髙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南來畫寒松偃蓋為護首小屏為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氷谷凛然孤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闕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三馬圖贊

蘇軾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飭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為未始見也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圉

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將之竒為熈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竒為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於時兵革不用海内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

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閲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為之賛曰

吁嗟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貎效天驥立内朝八尺龍神超遥若將西燕西瑶帝念民乃下招爾歸雲逝房妖

王元之畫像賛　　蘇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

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昏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絶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

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為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為兖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為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己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贊　　蘇　軾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禄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葢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

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凉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揺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讙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将其功用葢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竒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将徃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

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賛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仁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
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髙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
百圍宜宫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
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
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文與可飛白賛　　蘇軾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竒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

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飜飜乎其若長風之卷斾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闕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師子屏風贊　蘇軾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且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蹴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嗁呼顛沛走百兕嗟乎妙哉古陸子

管幼安畫贊　蘇轍

余自龍川以歸居潁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

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歿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己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笑談而辨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

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絶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而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

裾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
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
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思令公
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為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
於處己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
求通白帽布裾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
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王元之真贊　　　黄庭堅

天錫王公佐我太宗學問文章致于匪躬四方來庭上稍宴衎公含亢石責君堯舜采芝商洛以切直去惟是文章詩以獨步白髪還朝泣思軒轅雞犬䑛鼎羣飛上天真宗好文且大用公太阿出匣公挺其鋒龍怒鱗逆在廷岌岌萬物並流砥柱中立古之遺直叔向以之嗚呼王公其尚似之

孔北海贊　　　陳師道

世以曹操為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舉以犬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辛許紹之目以為重匈奴使來自謂不稱而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袁紹不足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為漢計豈為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予劉表不以文舉與人卒自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四壁一擲百萬世

亦以為英雄小遇鵝炙丐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
臠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者
所以制公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謂英自勝之為彊

宋文鑑卷七十五

宋文鑑卷七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碑文

唐狄梁公碑文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懐英太原人也祖宗髙烈本傳在矣公為

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甞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甞以同府掾當使絶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耽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

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别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

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廵檢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稽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有司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美成復毀意不能定彼慼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勑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

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也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乗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

能挫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

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廼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

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名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倸公一言從之則

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揺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髙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歳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

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附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常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齪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

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名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乎溥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陽

移舟徙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殃逆長風而泝騫溯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犀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　宋祁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氷漢文公翁兩祠
而已氷爲蜀鑿離堆逐悍水以溉所及常無旱年西人
德之因言氷身與水怪鬬鬬不勝死自是江無暴流蛟
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殿歲擊羊豕雉魚伐鼓嘯
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娯悅神祝巳
傳嘏而後敢安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渫厲故
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賴其後司馬相如王褒
揚雄以文章倡張寛以博聞顯嚴遵李仲元以有道稱

何武入為三公漢家號令典章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班固言之既詳初公為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於中晚漢學校有守曰高朕能興完之後人又作朕象進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籩豆饗醪薦之於前虔跽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焉氷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偕而優狹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則區位湫偪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

臨亭其明年乃占學宮之西攻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張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累常以度廷䟽窻以快顯壯閭以嚴閉采有青丹陛有級夷瓦密棟彊若棘若飛乃肖公像於宇間繪相如等於東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朕本令學之盛莫若樞密直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其間皆配祠焉於是擇日告成于神揖而升簠簋果清脯修紛羅而有容可以告虔趨而降斝罍樽巾洗席燎並施而不慁可以盡儀相者循循任

者舒舒禮生於嚴廣靈妥於閒寂故也噫自公之來蜀之人自視若鄒魯宋興名臣鉅公踵相逮於朝先帝時巨猾再作亂弄庫兵爭劍閣是時蜀豪無一汚賊者羣頑愁窘不容喘而滅非人好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願自予而古無俾壞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抃及提點刑獄使者凡三人贊輔之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諮以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督毛永

保而下二人咸書象於西廂列官里於石室銘曰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峩峩兮紱斯皇出有瑞節兮車騎羅石室孔畢兮人謂何新堂翼兮耽耽庭廣直兮序巖巖吏奉承兮不譁神來格兮此其家儼羣賢兮並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挺兮俎肉鮮神來享兮憺窕延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兮才日多俗祥順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文潞公家廟碑

司馬光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之數差唐侍中王珪不令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教陊廟制遂絶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

閔羣臣貴窮公相而祖禰食于寢儕於庶人慶歷元年
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
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
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
推述先典明諭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
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
私廟睿心至意形於嘆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
疑成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識定制度於是翰林

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尚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為辭無肯唱衆為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

以藏家譜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廚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為我叙其事欵于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為氏與巽祖諱同至秦有丕生河東太

守教教家平陽其後有韶漢末為揚州刺史自韶以來世乃可譜韶之六世孫頻後魏末為太守頻曾孫顯儁以別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兖州刺史頻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為頴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畀秩君洪從唐高祖起晉陽為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頻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官至給

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為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為御史大夫括孫晦為太子賔客晦凡昕為義成節度使皡為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顥儁至晦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成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寶鼎晦之從父昆弟晤為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軍檖檖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即公之高祖考也諱沼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歴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歴崞太谷二令漢高祖即位復舊氏更名

其漢失天下其支别者自歸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録事參軍祖考諱其辟石州幕府棄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名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為文氏考諱其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以彊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達不可掩判三司開折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使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參知政事王公所撰墓誌及碑公貴朝廷褒榮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為第一室夫人

其氏配燕公為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為第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居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王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

欝彼喬木茂于苞根浩彼長川發于浚源矧人之先云

誰敢諼天佑有宋誕生哲臣乃幹樞軸乃秉銘鈞克猶克講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悖暴紛囂公往逍遥不日而消仁祖遘疾羣心震慄公入密勿四海清謐出殿方維為諸侯師以恵以綏不廢其威至也民悅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謡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為多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渚遷于洛澨允樂兹土采燕私處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掄是劅是斷是斵達于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築是椓是植是扶是茨是塗作樂渠渠新

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予居風雨是撫勿侈勿崇予躬是容人庳公堂公曰予康人隘公廷公曰予寧人勿予隘維子孫是賴人勿予庳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予履予視俾躬之為美匪目之為麗廟堂既闢四室有侐豢牲孔碩導黍及稷豆籩既滌掃灑既備旨酒既泲封牲為饎乃薦乃陳苾苾芬芬祖考欣欣百蝦來臻天錫公祉彊胡壽愷帝錫公禄崇營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公優公勲是疇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

式詒孫子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烝嘗保公之光烈

澶州靈津廟碑　　孫洙

熈寧十年秋大雨霖河洛皆溢濁流洶湧初懐孟津浮梁又北注汲縣南泛胙城水行地上高出民屋東郡左右地最迫隘土尤疏惡七日乙丑遂大決於曹村下歸先是積年稍背去吏惰不虞楗積不厚主者又多以護埽卒給它役在者十纔一二事失備豫不復可補塞隄南之地斗絶三丈水如覆盎破缶從空而下壬申澶淵

以河絶流閘河既盡徙而南廣深莫測圻岸東匯于梁山張澤濼然後派別為二一合南清河以入于淮一合北清河以入于海大川既盈小川皆潰積潦猥集鴻洞為一凡濯郡縣九十五而濮齊鄆徐四州為尤甚壞官舍民舍鉅數萬水所居地為田三十萬頃天子哀憫元元為之旰食初遣公府掾往俾之循視又遣御史往委之經制虛倉廩開府庫以賑救之徙民所過無得呵吏謹視遏不使失職假官地予民使之耕而民不至於太

轉徙質私牛於官貸之牛而牛不至於盡殺食其蠲除約省勞來安集凡以除民疾苦其事又數十然後人得不陷於死亡矣天子乃與公卿大議塞河初獻計者有欲因其南潰順水所趨築為隄河輸入淮海天子按圖書準地形覽山川視水埶以謂河所泛溢綿地數州其利與害何不熟計令乃欲捐置舊道創立新防棄已成而就難冀倖暫費而甘長勞夾大險絶地利使東土之民為魚鼈食謂百姓何國家之事固有費而不可省勞

而不獲已者也天贊聖意聖與神謀詔以明年春作始修塞乃命都水吏考事期審功用計徒庸程畚築峙餱饘伐薪石畀時治河皆戶調健民多賤鬻貲產巧為逃匿上慮人習舊常而胥動以浮言也先期戒轉運使明諭所部告之以材出於公秋毫不以煩民然後民得安堵矣物或闕供皆厚價和市材須徙運皆官給傭費唯是丁夫古必出於民者乃賦諸九路而以道里為之節適凡郡去河頗遠者皆免其自行而聽使輸錢以傭更

則衆雖費可不至於甚病而役雖勞可不至於甚疲矣材既告備矣工既告聚矣明年立號元豐天子遣官以牲玉祭於河而以閏正月丙戌首事方河盛決時廣六百步既更冬春益侈十兩涘之間遂踰千步始於東西叅為隄以障水又於旁側闢為河以脫水流渠為雞距以釃水橫水為鋸牙以約水然後河稍就道而人得奏功矣既左右隄彊而下方益傷矣初仞河深得一丈八尺白水深至百一十尺奔流悍甚薪且不屬士吏失色

主者多病置閘請調急夫盡徹諸埽之儲以佐其乏天子不得已為調於旁近郡俾得蠲來歲春夫以紓民又以廣固壯城卒數千人往奔命悉發近埽積貯而又所蓄薦食藁數十萬以赴之詔初責塞河吏於是人益竭作吏亦畢力俯瞰回淵重繟九埽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却而埽下湫流尚駃隄若浮寓波上萬衆環視莫知所為先是運使創立新意制為橫埽之法以遏絕南流至是天子猶以為意屢出細札宣示方略

加精致誠潛為公禱祥應感發若有靈契五月甲戌朔新隄忽自定武還北流奏至羣臣入賀告類郊廟勞饗官師遂大慶賜自督帥而下至於勤事小吏頒器幣各有差第功為三品各以次增秩焉濮齊鄆徐四州守臣以立隄救水城得不沒皆賜璽加獎吏卒自下楗至竣事而歸凡特支庫錢者四初天子閔徒之遘疾者連遣太醫十數輩往救治之以車載藥而行春尚寒賜以襦袍天初暑給以臺笠人悅致力用忘其勞於是又命籍

其物故者厚以分卹其家逃亡者聽自出以貫編户乘急出夫者蠲春徭一歲有半仁沾而恩洽矣自役興至於隄合爲日一百有九丁三萬官健作者無慮十萬人材以數計之爲一千二百八十九萬費錢米合三十萬隄百一十四里詔名埽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歸功於神也方天子憂埽於合未固永道内訌上下惴恐俄有赤虵游於埽上吏置蛇於盆祝而放之蛇亡而河塞天子聞而異之命褒神以顯號而領於祠官曲加禮焉有詔

臣洙作為廟碑以明著神貺臣洙竊迹漢唐而下河決常在於曹衛之域而列聖以來泛瀆淵為尤數雖時異患殊而成功則一然必曠歲歷年窮力殫費而後僅有克濟固未有洪流横潰經費移徙不踰二年一舉而能塞者也何則孝武瓠子甚可患也考今所決適值其地而害又逾於此焉然宣房之塞逺逾三十年費累億萬計乃至於天子親臨沈玉從官咸使負薪作為歌詩深自鬰悼其為艱久亦已甚矣視往揆今則知聖功愽大

閱遠古未有也嗚呼河之為利害大矣功定事立夫豈易然哉主吏誠能揆明詔規永圖不苟務裁費徑役以日為功而使官無曠職卒無乏事繕治廢隄常若水至庶幾河定民安無決溢之患矣臣洙既奉詔為廟金石刻因得述明天子所以禦災捍患計深慮遠獨得於聖心而成是殊尤絶迹遂及治河曲折在官調度與夫小大獻力內外協心概見其力使後世有考焉臣洙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渾渾河源導自積石逆折而東久輒羨溢維古神禹行水地中順則所適不為防庸降及戰國瀕齊趙魏陂障以流與水爭地釃為之渠利用灌漑水無所由因數為敗由漢迄今千三百歲出地而行患又滋大明明天子纘堯禹服恩均蠻貊澤潤草木丁巳孟秋霪雨漏河河徙而南千里濤波天子曰咨水實儆予勤民之力其得已乎申命郡司鳩材庀工上志先定庶言則同人樂輸費吏罔遺力聖誠感通河即順塞鉅野既豬淮泗既道

川無狂瀾民得烝䢴東土其乂徐方復寧芒芒原隰既夷且平水所漸地更為沃野人恣田牧施及牛馬三寧士女相與歌呼徽我聖功人其為魚四郡守臣舞蹈上章徽我聖功城其為隍帝釐山川魚獸咸若萬方歸之如水赴壑凡厥士吏迨及庶民其謹護視烝徒孔勤維是湯河作固京室在廷靡思聖獨前識九類攸叙六府允修丕冒自出覃被海陬歸恵爾神落此新廟春秋承祀以祈靈保臣洙作頌本原休功刻是樂石攄之無窮

宋文鑑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七十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七十七

宋 呂祖謙 編

碑文

表忠觀碑文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吴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

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黄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之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

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一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

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而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

錢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匪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諆弗咨先王之志我繼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宫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上清儲祥宫碑文　蘇軾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宫成當書其事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宫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

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宫朝陽門之内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宫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為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宫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

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也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廢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

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内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名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内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鍾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

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説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切論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黄老而

曹參師其道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虚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黄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非食卑宫室陋器用斥其羸餘以成此宫

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也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

何嘗曰是四者民懐其仁吏服其亷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子民維予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宫于杜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閲視新宫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鍾萬石之虡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伏波將軍廟碑文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為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海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於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

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告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如此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曰朱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為指南事神其可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

海北往反皆順風無以答神貺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

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吏必清通

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為人英歿愈雄

神雖無言我意同

記

來賢亭記　　柳開

人之學業文章行事烈烈有稱者雖前古而生孰不願

與之游恨乎己之後時而出也同世而借立並能而齊名則反有不相識相知者亦有識而不知者吾觀乎斯二者經史子集之中或絶言而不相談或曾言而不相周有之多矣吾静思之未嘗不為惜是夫當時力不相及者乎是夫當時義不相賔者乎因而誨人吾所以異是于世矣乃作此亭在東郊厥有意乎命曰來賢也吾欲舉天下之人與吾同道者悉相識而相知也有能聞於吾欲信而來於是也有未聞於吾欲知而來於是也

有先達於吾者吾欲趨而來於是也有後進於吾者吾欲誘而來於是也有務勝於吾者吾欲讓而來於是也有推退於吾也吾欲尊而來於是也大者吾將仰之小者吾將俯之貴者吾將奉之賤者吾將崇之極吾心而盡於世合吾道而比於時嗚呼若曰子將來賢之徒於人人將來賢之名於子者吾又非斯志也蓋欲夫是亭也不獨如前言而已耳亦將化今而警古矣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歳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

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

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閉重曈屢廻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茍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

文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竹樓記

王禹偁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敻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

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榦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

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彊者偷生盜之常也豈樂道哉無竭民力民心安逸無盡民物民利豐實居鄉聚族有良有睦履詐跡偽有責有

愧民之常也孰肯為盜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時政之得失爾若夫平鬬訟懾宄狡惟盜是禦者尉之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誣枉民不勝獘反甚於盜焉令郡縣至廣庸不知所得者幾何人哉太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為河南尉尉之職無所不舉然雖篤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斯民幸矣世範與景有舊因求記刻於廳壁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亳州法相院鐘記

穆修

古之為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黄鐘大吕又春秋傳稱師有鐘鼓曰伐則是既為大樂之備又為征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讋不軌懼不庭張邦國之威考是二者則鐘為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令是鐘也専為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季西域之法聿來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大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其居無王公無士民無髙卑貴賤豈

不從而信奉之不從而依歸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矣大矣佛之爲法也既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於時則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安得不入於佛之宫哉佛之宫其徒羣棲而旅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既繁不常厥處將齊彼衆非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踰於鐘是知鐘爲佛宫之用其在此乎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募衆崇揭土木門堂殿廡總百餘間多宣師所葺也聚

徒侊侊資膳悉備警旦暮者其闕唯鐘州人時氏豐財好佛之士也一日詣宣師謀曰一鐘費用幾何願輸其資獨營斯善師即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錢若干畀師復謂曰鐘之成也匪高弗居則并為請居鐘之樓以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真南抵於舒便其材木匠為成構而離之自舒及譙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便事者蓋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鐘人與其鼓鑄液波金錫一冶而成鐘事既立樓材亦至建

於殿南東偏居鐘於上層甍翬飛雙欒鯨震嶷嶷崇構上凌煙空琅琅洪音遠落霄外于以壯觀精宇于以號令羣緇日叩焉使思其所以息晦明風雨罔迷厥時據釋氏言鐘之聲扣之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魂出地獄沉淪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物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鐘不可闕於佛宮明矣

靜勝亭記

穆修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下姦爭火盜洎軍籍庫兵商征酒榷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刑罰獄訟之煩則一不關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久十餘年不被兹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絶筆可否歸之州足為稱任雖材亦無所施顧或每每好用自擾以掐權樹威而病其職者多矣潁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裔縻迹落武

一再遷為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也來監蔡之郡戎為人力文服古而雅任闊達樂所守無事唯比旦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踈思得灑然空曠一宇為寄適之地盡糞除耳目俗譁而休吾心焉廨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為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前數十步闒夾樹畹蔬蹊果果外先峙射棚棚豈清趣中宜有哉然於亭遠甚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存之亭成君謀予以名予請以靜勝命亭陳君之飾是亭豈志於靜

者耶夫靜之閫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聽思慮之邪邪斯勝心乃誠心誠性明而君子之道畢矣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茍不果其道名無益也是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而居者比歟後之挈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茍能善矣無為自擾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為亭之愧也

庭莎記　　晏殊

介清思堂中讌亭之間隙地其縱十八步其橫南八步

北十步以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癃者芟薙之役勞於戛畦蓋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隕葉弗之絕也予既悅草之蕃廡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詠間多有種莎之説且兹地宛在崇堞車馬不至弦匏不設柔木皆卉難於豐茂非是草也無所宜焉於是傍西墉畫修徑布武之外悉為莎場分命腳人散取增殖凡三日乃備援之以丹楯溉之以甘井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嗟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

閭閻不稟和罔不期適因乘而晦用其次區別而顯仁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斁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令遂二性之域去兩傷之患偃藉吟諷無施不諧然而人所好尚世多乎異平津客館尋為馬廐東漢學舍間充園蔬彼經濟所先而汙隆匪一矧茲近玩庸冀永年是用刋辭琬琰庶通賢君子知所留意儻與我同好庶幾不翦也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懐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髙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

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廼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宋文鑑卷七十七

宋文鑑卷七十八

宋　呂祖謙　編

記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韓琦

唐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諱義賓琦之五代祖也初庶子以博學髙節晦道不仕而鎮帥太傅王紹鼎雅知其

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已而起補節度副記室事紹鼎卒其子太尉常山王景崇襲有父鎮益尊禮庶子奏授節度掌書記時巢賊犯闕僖宗幸劒南景崇率定帥王處存合隣道兵入關進討關輔以平皆庶子謀也景崇卒其子太師鎔幼嗣父位府事一咨于庶子以義結隣帥內尊王室朝廷喜之故恩命累及以光啟二年八月十四日終於鎮府立義坊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庶子曾祖諱朏沂州司户叅軍祖諱沛登州錄事叅軍父諱全

隐居不仕自隐居而上世世葬深州博野鑫吾鄉之北原
博野今爲永寧軍庶子以龍紀元年十月十五日復附
葬於先塋夫人崔氏棣州司馬魯之長女婦道母儀爲
世儀法終於天復二年七月十九日年八十有三其年
八月十七日歸祔于庶子生二子長諱定辭鎮冀深趙
等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好學能
文無所不覽嘗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幕吏馬彧以詩
贈祠部頗炫已學祠部即席詶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

學辨凝龍藝最多盛德好将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一座愛其辭而不能解馬大屈服事具北夢瑣言次諱昌辭真定府鼓城令琦之高祖也為政有恵愛而不壽年二十九而亡生一子諱瑑廣晉府永濟令琦之曽祖也永濟始自蠡吾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之喪葬於趙州賛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先君令公始葬永濟與夫人史氏曁琦祖太子中允知康州諱構與夫人李氏於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自先君之亡諸子幼而孤長

而薄宦奔走四方故但能時奉豐安之祀其於北馬鑫
吾之塋則力莫能及年世殊邈幾於不能辨識嘉祐三
年琦始得北馬之塋一新封植今年春遣男忠彥走鑫
吾又得庶子之塋於北原而先域之西北隅北距唐河
數里之近嘗經霖潦暴漲浸淫及於庶子之塋且念神
靈久宅不敢改卜乃於嘉祐八年七月一日遣孝彥先
而啟壙自下以甓實而上絕沮洳而止衣衾棺柩易而
新之然後塞隧廣封以為萬世之固逮遠祖諸塋率加

治葺翦其荆棘而易以嘉木繚其垣墉而表以髙閎既襄其事也遂直書營繕之始末而納諸壙中且復誡於子孫曰夫謹家諜而心不忘於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祭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絶為重琦自志於學每見祖先所為文字與家世銘誌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時編緝寖以大備其所誌先垅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墜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事少慰庸嗣之志

向若家諜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得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後世子孫不能勤而知此則與夫世之絶也何異子孫其志之

定州閲古堂記　　韓琦

慶歴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

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患其汩於多務而思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乃摭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為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竒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葢其待己也必賢而足其報禄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

誠以己之道未克而君之禄殊厚任重塗逺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於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邉責之在己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於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賔客之於斯僚屬之於斯不離几席如閲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貴於權謀而俱本之於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

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於絃常傳於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徒己之為益是將有益於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爽塏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圮圬墁之患矣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

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絶於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不遇則糜潰漂没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内府出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於江若棄之然

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於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

於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畫舫齋記　　歐陽修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

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葢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甞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於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呌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官因竊自歎以謂

非冐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恵全活其生
今得除去宿負列官於朝以來是州飽廪食而安署居
追思曩時山川所歴舟檝之危蛟鼉之出没波濤之洶
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
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
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茍非冐利於險有
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
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

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於壁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修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

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隣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没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顔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

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没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

所謂吉凶鄉射賔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人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殆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將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庀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圖記為俎豆籩篚樽爵簠簋凡若

干以與其邑人行事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新學記　　歐陽修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

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令知州事李侯寛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

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勤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

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無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
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
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
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
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
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
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
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

以俟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

門外遂以平滁修甞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葢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賔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

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

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

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有美堂記　　歐陽修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

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寛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

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物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

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

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葢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

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彞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志古堂記

尹洙

河南劉伯壽宰新鄭之二年作堂於縣署既成之謂予曰我官事已則休於是早夜以思蓋有歎焉歎乎功名之不可期文章之不世傳我思古人力之而後已遂名堂曰志古今嘉其有是志從而為之辭曰夫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稱之曰文章蓋其用也行事澤當時以利後世世傳焉從而曰文章蓋其用也行事澤當時以利後世世傳焉從而為功名其處也立言矯當時以法後世世傳焉從而為

文章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俱焉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為功名欲文章之傳忘其所以為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於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遠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可以立言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純極於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至古人之所至也至乎至文章功名從焉

而不有之也伯壽嘉予言刻之於堂以自儆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

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埶遺意尚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户之閒尤與風月為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横於内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

寓久則溺以為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悲而不開唯仕宦溺人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為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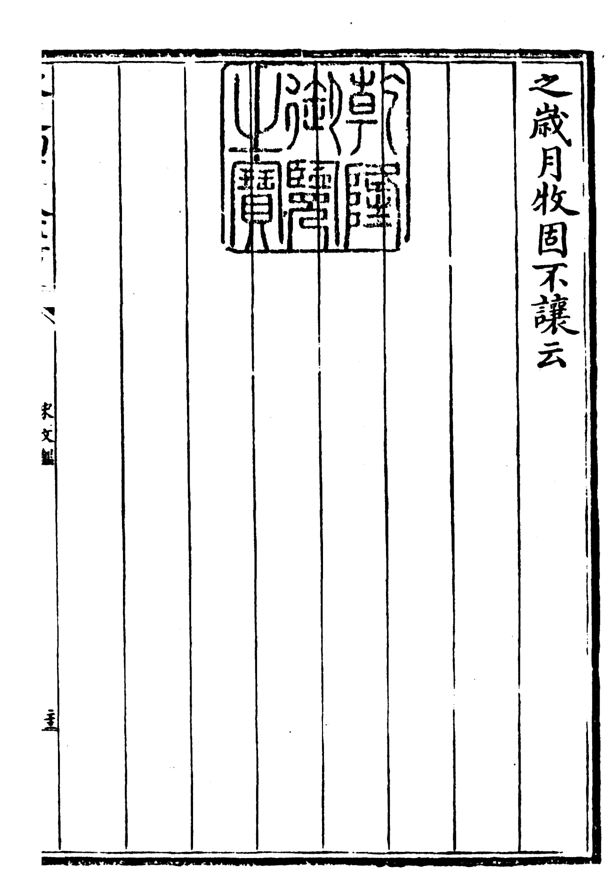
待月亭記　　劉牧

春卿劉侯監兵於兗之明年作新基侈舊亭於園池之廉名之曰待月一日燕賓友之酒三行客有長揖主人

請問待月之命名答曰先是署有西園園有舊亭昔人
尸之荒榛與并棲雞于垣閑馬于楹或寢以羊或宿以
兵有風至止林籟少清有月來思池光不盈一日植足
於園縱觀而歎曰景物否閉久矣將祈泰於予乎繇是
呼卒夫具畚挶輦糞穢鉏蒿茅一之日培竹與松育美
材也二之日浚池及泉養清德也三之日因池土以封
其基四之日即亭材而廣其構不役于民不擾于公以
潰于厥成魯山巖巖恵我蒼翠魯水湯湯遺予潺湲而

又周公之宇仲尼之鄉聖賢遺迹盡圖於壁若有神物
陰來相之咸疑化工私以與之夫亭以池遷盡能事也
月以水鑒取善類也予今是亭西南去天空曠千尺不
植草木為月之地若秋之夕夏之夜素魄初上納於清
池娟娟淪漣相與為一如金在鎔如圭在磨忽憶湘江
之流若洞庭之波登新亭對斯景發吾人浩歌則待月
之名不曰當歟主人之詞既畢客有舉觴而言曰春卿
吾聞士閒燕相與言則及仁與義又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志其遠者大者君今揭亭待清月宜乎
禮賢材廣賓友求仁義之説與文武之用内則思建明
堂興辟雍與三代之故事外則思復河湟平薊壤績唐
漢之舊服用之則為事業為功名垂光册書不用之則
有孚在道以畜其實與夫宴安之流游西園寢北堂同
心而異志焉主人曰晉人善禱或譏輪奐周人落成祇
美寢興吾子博我以王道勤我以功名君之言古人不
如顧謂牧曰先生業文為我書今日賓主之辭與亭成



之歲月牧固不讓云

宋文鑑卷七十八